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三九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本冊目次

清波雜志
別
耆獨程雞見後肋
步里客錄編志
窗炙鞞錄編志
舊續雜錄聞志
四朝聞見錄
宋周煇撰
宋莊綽撰
宋邵博撰
宋施德操撰
宋陳長方撰
宋岳珂撰
宋曾敏行撰
宋陳鵠撰
宋葉紹翁撰

目

宋周煇撰	一
宋莊綽撰	一二七
宋邵博撰	一二三
宋施德操撰	三六三
宋陳長方撰	三九九
宋岳珂撰	四〇七
宋曾敏行撰	五二三
宋陳鵠撰	五八七
宋葉紹翁撰	六三七

御製題明人影宋鈔清波雜志

逸史犁然志紹熙久無傳本此稱奇唐鈞晉蹟隔一間

明影宋刊非兩歧

昔人謂雙鈞下真蹟一等如唐臨晉帖之類影宋鈞亦然

世道人

心斯繫矣南遷北伐早卑之

詳於題宋中興聖政草此書雖雜志古今事蹟而詩已論之茲不復贅

清波門外西湖水洗盡當年諛

墓辭

乾隆甲午冬日

清波雜志

御製詩卷六至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清波雜志

御製詩

卷六至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繆琪

校對官侍詔

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

臣錢中鑑

清波雜志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宋周輝

撰輝字昭禮邦彥之子厲鶚宋詩紀事附載

馬曰琯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
書中輝俱作暉應從之按是編為影宋精本
書中俱作暉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琯所見者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提要

或轉是訛本暉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
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暉實
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末有張斯中張訛陳晦
楊寅張巖龔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
似道稱暉為處士然暉曾試宏詞奏名見之

書中或當時未就官耶別志又自稱嘗至金
國益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為杭州
城門之名紹興中暉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

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
石之非考書中稱暉之曾祖與安石為中表
蓋親串之間不無回護猶之王明清揮麈諸
錄曲為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

盡廢其書則入門戶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
卷商維濬碑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

併刪削不足為異諸跋並稱二志惟龔正
跋作三志考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提要

為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當有後志然別志
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
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
惟此兩集或頤正跋三字誤歟乾隆四十六
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 費 普

清波雜志序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
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
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
清波雜志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
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
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
如此今寓居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
癸丑春古括張貴謨序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序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題識

清波雜志題識

輝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
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
心賢於博奕云爾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為清波雜
志紹熙壬子六月淮海周輝識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一

宋 周輝 撰

高宗繇康郎使北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省記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水泮復疑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申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坼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卷一

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火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云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至磁州果被害于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閭封潁川郡王既即位陞潁州為節鎮久之

覺其非遂以許州為潁昌府人比之芳洲生杜若吏部

侍郎張舜民爾嘗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度使

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潁王三年立為皇太子初不

曾封潁川郡王政和間工部侍郎劉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潁王登大位其忠武軍止緣遙領節制已陞為潁昌府有潁川係受封興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潁州為潁川府依舊順昌軍額悉待前

說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卷一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萐萬筭數哇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萬筭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執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聖皇帝

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
幕府進言大王治兵復仇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
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語
為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辛患山酌泉泉上有

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閣隸姓名也侍衛者偶見
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嘗達於聖聽頃得此說於
惠山主僧法碑普安等名雖不同其為佳識則一也

高宗踐阼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三

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麪飯炊餅煎肉而已食
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桌置筆硯並無
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倚卓等物謂螺填淫巧之
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
半破甕盂溫湯添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
紹興間復紓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終始如一宜乎
去華崇實還淳返朴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

修蓋一殿之費雖未為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木之
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
簡儉不形不斷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金被留館於雲中
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己定朱方南
歸嘗著曲消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縣
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
為可惜憲紹興間得婁寅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舍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四

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選宗室子
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
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
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
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繫前星
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
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訣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

聞奔逆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藝祖
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強敵所以
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
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
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
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
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
今將告歸不敢終嘿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五

婁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溫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
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於水或云
論事之疏不止於此

高宗即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
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繼天首正誤
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恩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
一失生靈受賜夷夏聞風方結衷言既驅車而北渡未
寒口血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昧蜂蠻之有毒

廷臣乏策敵使詭和欵貔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肆
令敵騎薦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器之
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滕後簽書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顧臨
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
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
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
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
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
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
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
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
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
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
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
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六

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官

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

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

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

者誅戮小者逃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七

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啓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元祐大婚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憲宰執理會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闈門衆樂具舉久

之伶官輦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

不教用寶錄具書納后典禮但言婚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彥霖繫年錄載六禮特詳亦不書此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渙興周予娶

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

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虛中壺之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八

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祊之奉篤風教之先厯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

服有等幣贊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為成式付在有司叅見穀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醜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

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
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為詳
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翊戴中
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
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真宗室李沆王旦李
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
富弼曹偉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忠彥高宗室呂頤
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
中興將相勲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蟬見者舊云承
平時州縣多閑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竭屢入京授
見次即趣赴上一季半年已為速閑到國門即入朝集
院支俸差剩員破官馬事事安便與今異矣政宣間掌
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而成篇
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筆紹興間婉
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綸草制或云時
宰與王同里欲其霑賜金故臨期特畀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
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
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
為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
州郡皆寶藏之輝嘗見於上饒天慶觀蓋留龍虎山

予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為然輝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璹請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十三

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匪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

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言也後東坡載其說於鄭公神道碑之首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

選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咸云考無

玷闕方幸寸進憂憂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

減薦數有憑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難得職司若

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英者

該磨勘引見日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閱其家狀

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沉滯遂降旨

止與循資熙寧間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官削十三紙引見

日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

於是權勢聳然幕職州縣官以薦改京官者其數如格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十三

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而不足於數者輒罷去考功郎趙峴請勿再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峴乃清獻公之子

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

鄭公神道碑之首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

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

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

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

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為而弗與老人對曰吾

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為而未及對曰天有

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

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

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綃霧縠之為麗服也口不厭藜藿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卷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卷一

十四

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以為榮

不知熊羆豹胎之為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
齷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堯歌牧嘯之為樂今
吾雖閑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
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為未及又
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
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
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寡越之徒歎吾儕小人不敢
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焯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官

清波雜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二

宋 周輝 挥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書一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譖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摭實刊脩播告天下其幕下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卷二

邢恕蔡懋三者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

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書稱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位兵府書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卷二

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來問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驕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

封尹鼎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蹕戕於雍丘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脩亦賜死脩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為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書稱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位兵府書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京城士庶舊通用青涼傘大中祥符五年唯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近時臣僚建議士庶用臯繖者不聞施行政和間亦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亦紹聖之制

蒲宗孟左丞因奏書請官屬賞神宗曰所修書謬無賞
宗孟又引例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
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恐不預上為之笑賜帛乃得
請卒然一言而當於理

諸疑獄當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當奏輒奏者勿坐此

法既行全活多矣元豐詔大理兼鞠獄事多上所付大
理卿韓晉卿獨持平異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寬神宗知
其材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天下大辟

然之著為定制乃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凡天下疑獄
並具本末奏取勅裁此說既行凡有奏疑未嘗不免迨
元豐八年詔自令天下州軍勘到彊盜情理無可憫刑
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
用例破條正與前說相反

馬子約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島溢額之卒移本州牢
城以廣好生之德從之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
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四

舊立扁榜必系以亭堂齋閣之名今或略去嘗見黃岡
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
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
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
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

自昔人士皆著帽後取便於戎服紹興丙子魏敏肅道
弼貳大政一日造朝預備衫帽朝退服以入堂蓋已得
請矣一時驟更衣制力或未辨乃權宜以涼衫為禮習

以為常乾道間王日嚴內相申請謂環一堂而圍座色
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于伏辜者朝廷皆從之韓密州
安丘人

舊制沙門島縣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
之意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州神宗深

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

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衣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

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惟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為北地風埃設雋見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墮蓬勃江南堦衢皆甃以磚與北方不侔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卷二

五

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申謝為叙謝初以為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哲宗嘗書鄭谷雪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亂飄為輕飄

房次律為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庵歐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真人富韓公崑崙真人蘇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

恐止可為篇什裝點之助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漏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輝在建康於老凡處得東坡元祐間綏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於呂公經甫少卿家所書傷春詞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蹟屢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祕呂乃申公之後紹興辛酉輝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榻觀之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詩也漶漫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詩而用兩韻叩於能詩者曰詩格不一如李誠之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卷二

六

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

篇二十六句押六韻

七張暉錦襯袋犀軸紫絲網皆備後於友人歐陽雋處得其遠祖文忠公自初進擢至贈謚綸告一無遺者可謂故物不愧鄭公之笏兩家其能終保存耶

輝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共載生死係於浮沉之間每過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冥幣於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脚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欹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儻不

欽定四庫全書

清江雜志

七

葵於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於豕蹄一聯耳

男子施敬於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夾拜古禮也

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或問婦跪如何嘗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為異則跪宜有之

向在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收儂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又出使相判陳州吉身皆五色金花綾紙十

欽定四庫全書

清江雜志

八

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臺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

上乃自為文遣使即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實錄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書名畫且能別真贗帥建康日知先人素從後湖蘇養直徵君游託移書求仇池故硯蘇答云抄掠之餘所存百骸九竅耳平生長物豈復一毫況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於昔之隱者也孟見之笑曰只是不肯見畀爾後數年黃山谷甥洪仲本託

先人以一畫致于孟乃枯朽上一鷹寶山房李公擇向